

太監談往錄

太監談往錄

信修明等◎著

周春暉、朱家潛◎記



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
www.hkopenpage.com

目錄

宮廷瑣記

自述：太監生活二十四年	八
皇帝后妃之困窘	五一
慈禧不算有福之人	六九
太后生活起居	九一
宮中規矩多	一〇七
大內之神秘	一一四
歲歲平安如意	一二五
民國早期之皇宮	一四四
選秀女異於前代	一六二
宮監因嚴獲福	一六八
太監軼事	二一二
昇平署及其他	二三〇

清宮太監回憶錄

難忘的酷刑	二四六
-------	-----

「畢五」、「小刀劉」和慎刑司	二五〇
進宮和拜師父	二五四
入宮後我們是怎樣「受訓」的	二五八
御前太監一天的生活	二六三
王祥親眼看見珍妃被丟到井裡	二六七
女主的生活	二七一
太監的生活	二七六
太監與寺院	二八一

太監往談錄

暢音閣演戲	二八七
樂壽堂傳膳	二九三
太監、廚役住處	二九七
慈禧在寧壽宮	三〇〇

編後記	三〇五
-----	-----

宮
廷
瑣
記

信修明 著

自述：太監生活二十四年^①

坦白者，說實話也。我前寫《宮廷瑣記》一書，本我目之親睹，身之親歷。因目睹、親歷時間不長，所經過宮廷之事實未免不廣。然而，我所幸者，昔年初入寧壽宮（慈禧太后常住宮殿）司房承差。司房者，太后之總庶務處也；所司者，全宮侍御太監，總管、首領及媽媽、女子之事。其目曰：上（近御上差）、下（下屋，即媽媽、宮女）、茶（茶房）、膳（膳房）、藥（藥房）、司（司房）、佛（佛堂）、殿（殿上。寧壽宮、豐澤園，凡太后所住宮殿皆以上兩殿太監承應）、散（散差。報差、回話、請轎、看宮門、伺候大太監、掃地打雜）、花（花園。南花園、北花園及管殿內外鮮花者）。太后宮所有金銀珠寶、綢緞尺頭等庫，各賬簿之出入，各王妃命婦進出太后宮、進貢賞賜，以及本宮大小太監等每夜殿內外輪流坐更，殿內安牌子，司房存底賬，皆歸司房所管。

① 《宮廷瑣記》係信修明先生遺作。收入本書時，編者進行了重新標點，訂正了部分文字疏誤，對某些不甚準確的內容加以註釋說明。同時，在確保作品原貌的前提下，對原作內容進行了相應的歸類、整合，除本篇《太監生活二十四年》外，其他小節標題均為編者所加。



太后命小太監習唱戲，名之曰「普天同慶班」，須用通達戲劇者管理其事。我在太后宮專管戲劇之提綱者。為此，我認識了一位老太監劉得壽。他好道，自號明心，自幼為慈禧之小太監。咸豐駕崩熱河時，他是隨駕親眼得見的。他因少年唱戲得寵，老年充隆福門六品首領，主管散差，兼管普天同慶班。又有老太監張得福者，唱丑角，綽號小辮張，與劉得壽少年同事，侍候慈禧去過熱河。我管提綱，是他兩人之打下手者。

明心劉健談，小辮張詠諧。排完了戲歇著時，兩個人喜談舊話，並好談跑熱河時，慈安、慈禧的瑣碎細話。有時把慈安、慈禧兩太后的脾氣動作，在話語中流露出來。我是一個有心人，偏愛尋舊話中的滋味。因而瑣記中得到她們的材料不少，類如慈安的性情溫和，善讓不爭；慈禧的性情厲害、神智，人不敢



象牙笏「普天同慶班」儀仗模型

犯，對於太監、媽媽、女子，不惟蠻罵，有時責打。據說，安德海、李蓮英二人皆恩寵無比，都是慈禧用揮子打出來的，個個腦袋上都有傷痕。無怪李蓮英後來位尊職大，並常對太監們講：「你們當差都要謹慎本分，你們看老祖宗（稱慈禧）待我天恩這樣大，我無時無刻不拿她當老虎來畏懼她。」由此看，可見慈禧嚴厲之一斑。近年來，她把太監交慎刑司，活活打死者近百人。太監犯國法交刑部斬決者有幾人。寇連才、文闊亭、安德海殺於山東，王俊如、小宣殺於奉天，珍妃被推落寧壽宮井中。這足見她的智慮較東老佛爺有特殊的決斷（明心劉、小辮張肯定的一句話）。尚有一些淺見的太監，都為珍妃叫屈，他們這種人，向來不分青紅皂白，真叫難得糊塗就結了（明心劉、小辮張都是以上這種看法）。

有時候，小辮張說：「我們老家主（指慈禧太后）太嚴厲，動不動就拿這些苦太監撒氣。請想東老佛爺



太監戲班



（指慈安太后）在世時，人家那是真正佛心主子，終不曾看見過東老佛爺鬧過氣，打過人。哪象我們老佛爺，每日竹竿子打人聲，捱打的哀嚎聲（『老祖宗！』『老祖宗！』每打一下喊叫一聲）。哪天都有一兩次捱打的，這是何苦呢？」

明心劉說：「小辮張，你這是對老佛祖有怨心，你是太后宮多年的老奴才，老佛爺多會兒打過你？對於你我的天恩還小嗎？」

小辮張說：「哎，明心，誠然老佛爺對於我們一班老太監天恩不小，你要知道，近來一班年輕的小太監多是由田間招募來的，又兼時代變化，不如原先了。例如交進一個十歲上下的太監，老佛爺交下來叫他學戲，他學會了一齣戲，就有當上差小太監的希望。假如一齣戲唱紅了，可驟然穿綢裏緞，侍奉太后當個上差。然而，他的差事規矩尚未學好，驕傲先長上了。本來咱們老佛爺願意排練一班年輕的小太監，站在眼前又好看又整齊，再排齣戲來，年時節令賞王大臣等聽戲吃飯，王大臣等必然稱好。若說聲較外邊戲唱得好、武把子打得好，老佛爺就樂了。她老人家一輩子好勝，你是知道的。殊不知現在的小孩們不同你我小時候，我們小時候初進宮，先派一個師傅管著，在下邊學習好規矩，再選上去當小太監，一步一步地升回事，升擺膳，升掌案（安德海、李蓮英曾充過掌案。太后的飲食起居，須負完全責任。如吃飯菜，先嘗飯菜，喝茶嘗茶，吃藥嘗藥。衣服冷暖都要經心，責任很重大），升御前首領、本宮的總管（李蓮英是由小太監冷桌子熱板凳，捱打受罵一步一步升上去的）。後起之輩，哪懂得規矩？由放牛放羊莊稼小子一步登



高，就驕傲起來。安掌案若不驕傲，還能死得了嗎？依我看，老佛爺的心理，規弄他們（指捱打的小太監）也是願意叫他們成人（一切顯官多由此道而來）。殊不知，老祖宗天大的恩惠，不能防備他們背後盜佛藏（罵主人的別詞）。據我想，我們老家主不如東老佛爺。人家想得開，好好老先生，各宮內的人，誰不說她好啊！外邊也沒有說她不對的。人家就沒有落個厲害名。究其真兒，我們老祖宗準厲害嗎？瞎疼了這些沒良心的冤家，就沒落出他們一句良心話來。所以，我生氣，我總說我們老佛爺不如東老佛爺好。」

明心劉說：「小辮張（兩老太監整天開玩笑），你知道甚麼？跑熱河的時候，你沒看見嗎？東邊的大了（土話。大了者，總管也）來趙老爺，慈安太后之信用總管趙來福。西邊的大了升劉二老爺，慈禧的位份還不到，信用的首領劉得升。萬歲爺賓天時，洋鬼子攻陷北京，燒了圓明園。恭親王（奕訢）留守北京辦外交，隨駕的大臣因肅六（肅順）強橫，無人敢惹，都不敢不聽他的。他趁勢作亂，生了跋扈之心。他認定了對我們主子（慈禧）有機可乘，無事他穿著便衣就進行宮大殿。咱們老佛爺那時有皇后（慈安）在東宮，她又年輕，藏也藏不了，躲也躲不開，惟有抱著小萬歲爺垂首而已。肅六在殿內來回搖擺，胡許亂許，說將來回到北京，對於兩宮太后有至高尊崇奉養。嬉皮笑臉，沒話拉話。老佛爺那時沉住了氣，向他說：『此事可以到東邊對太后商量，我如何敢做主？』肅六接著說：『皇上是太后生的，任何人也主不了太后的事，有臣一人皆可撐得住，太后還顧慮些甚麼？』咱老佛爺見肅六的行動不對，笑著向他說：『此事慢慢的，



不可太急了，好啦！』拉著皇上寢宮裡間躲避了。肅六見此，退出行宮。退出後，兩太后將內宅門關閉，不准太監等隨便進出。肅六見勢不妙，派人在宮門檢查，是你我等皆經過的。東老佛爺見此，淨剩了哭了。還是咱們老家主有主意，一點兒神色不露，有時叫膳房做幾樣菜，命太監給肅六送去了，帶好些溫柔的話，先安住肅六的心，秘密地派蘇德送信給恭親王。據說慈禧有一手諭交蘇德。蘇德以宮門檢查，不易走過，乃將手諭捲入吃水煙之紙捻，短衣拖鞋攜一水煙袋閒溜達，出了宮門。蘇德見其侄，令其騎快騾趕到北京，將手諭遞恭親王。恭親王得手諭，即行。到熱河，先見肅順，後叩謁梓宮（皇帝棺材），再見慈禧，即返北京，用計哄肅順來京，半路拿下，到京正法。殺肅六時，肅六嚷著說：『再沒有想到上了小娘兒們的當！』咳，小辮兒，你總會知道吧，咱老家主若不厲害的話，在熱河時大清國就沒有了。後來咱老家主重用曾、左、胡、李中興之臣，重整天下。你淨說她厲害，那是不講理的話。惱一惱我去給你報告去，宰了你。」

小辮張說：「得了老爺，咱們老弟老兄的，你饒了我吧！」

明心劉也笑了。

兩老太監時常為著談過去的舊話，為說話時時抬槓，太監的通性一會兒就好。劉、張都喜歡我，他們愛說，我愛聽，在一塊幾十年的熏陶習染，我得到清宮秘史的材料，絕不是偶然的。本來我是一好事留心世故的人，兩位前輩又愛對我說老話。有時，把這些有歷史性的事寫在我日記本上，太多了。



二

我在寧壽宮司房，本管的師傅馬雙祿，字斌亭，五品首領，乃光緒元年侍候慈禧太后的老人。有張壽圖者，司房大師傅（階級）七品官職太監，二人之文學極深。太后文字根本不深，自垂簾後，奮志求學，對於讀過書的太監，皆另眼高看。故派馬雙祿、張壽圖二太監上去伴讀。白天正午十二時前後，太后睡午覺時，晚夜十一時前後，太后入寢宮安眠時，共同上去教讀，或說笑，或研究詩文、編戲詞。時有南方某貴婦之寡孀、女畫家繆嘉惠共同陪讀，一日二次，名之曰「坐更」，實則太后藉此增長自己學問。庚子後又續了兩位讀書的女學生，慶親王（奕劻）之寡女四格格，太后之內侄婦、德垣之寡妻垣大奶奶。好在某貴婦及繆嘉惠、四格格、垣大奶奶。



慈禧眾侍從，左起：容齡、四格格、慈禧、垣大奶奶、德齡。



奶她們上去時間太少，不能象太監坐更一般樣。後來太后招待各國洋人，願意得通點洋文洋話的人，經某王爺舉薦了裕庚之妻（德國女子），裕庚之女三姑娘德齡、五姑娘容齡，又有一個德國女子克姑娘善油畫，給太后畫真容^①。她們都是上海流氓，施展拆白技能，騙出太后若許金銀珠寶，後來出了宮。德齡自稱「公主」，著作了《清宮二年記》，編造了甚麼德齡女士「清宮秘史」。我曾見過此書，讀之令我作嘔，惜我一時憤怒，將書焚化無存。她們又在東交民巷以慈禧太后為號召講演，騙外國人之錢，我又生了一回氣，要找她們對證一下，指斥她們那些胡說的事實。有人勸我，我才罷休。然而，每追思太后，七十歲的人還要學洋文洋話，盛德之累，偏於好勝，實不能為其諱言。當時，我本人的工作，因是一個階級最低的太監，學習公事，在案子上寫戲本，到後台排戲是正差。司房很複雜的事太多，聽著師傅馬、張二公講在寢宮伴讀坐更，太后的起居動靜，有時也談論，聽到耳中，記在心裡。一個老佛爺一輩子不容易，得是她的真確定評。

我十天才輪流坐一個更，無論冬夏，就在殿廊子底下，安牌子題名。首領曰「更老爺」，大師傅曰「更達」^②，所有責任是不能錯的。當殿的首領一名，大師傅一名，帶班的一名，太監若干名，無定額（殿上分兩班，以殿上人為準），一班人盯一日一夜，太后入寢宮接班下班。下班的一班人，將公事先交代換班的首領太監，最重要的是點交陳設有無損傷，其次，上傳明天的差

① 裕庚之妻即德齡、容齡之母，法國人；克姑娘即女畫家卡爾，美國人。作者記為德國人，應誤，下同。
② 達，滿語「首領」之意。



使。交代已畢，下班的首領太監等，到殿院衝著大殿磕三頭，以謝殿神爺保佑一天沒出錯。下去無事了，那接班的首領太監等，方進殿院也衝著大殿磕三頭，求殿神爺保佑一班不出事，天天如是。凡為太監者，沒有不信殿神爺的。以上所述說的是各處坐更的事。當上差的，除去大總管不坐更，二總管同四位御執首領輪流查更、代坐更。鋪蓋（大褥子、斗篷）搭在大殿內明間。回事太監二名、小太監八名在殿內明間搭鋪（褥子、斗篷），分前後夜兩班，寢宮裡太后的帳子內，一個媽媽在床上給太后捶腿掐腰，一個宮女跪在床腳下侍候，她們分前後夜，不只三兩人。坐更念書的人們離帳子三兩尺，地上放一小桌，不能太遠了，說話須聽得見。俟太后睡著了，床上媽媽一招手，坐更念書的人就下去了，到廊下稍候。走早了太后醒來也是麻煩。每到夜間，殿內殿外，多數的太監和少數的媽媽、女子，星羅棋佈，如一群蜜蜂將王子裹在中心一樣。我在太后宮所經、所見、所聞的，不過如是。

及至內殿（皇上所居）皇后、妃嬪的事，隨侍等處事，有八旬餘的老太監劉和才，他從十三歲侍候光緒皇帝，都說得很詳細。

他說：「清朝定制，都是遵著祖法。以我所知道的，就願意跟你說。我在內殿多年，常聽老前輩們說，清朝沒有荒怠的皇上，咱們老萬歲爺（指光緒）病得那麼沉重，臨賓天前日，在床上還看摺子呢！萬歲爺素日的起居是有規律的，每日早起，以老佛爺（慈禧）請駕為標準，比老佛爺早起四刻，起來漱口洗臉畢，到東西佛堂拈香。回來時，早點已擺好（不是傳膳，名曰『要吃



的』，換衣裳入座，剃頭的太監，四執事按摩上（專門剃頭梳辮太監）。按摩太監將辮子解開了。萬歲爺吃飯最快，飯吃完了，辮子也梳完了，靜聽太監回話：『老佛爺請駕了！』時乘轎已然安好（春夏涼轎，秋冬暖轎），兩位九堂總管在頭裡擺隊子。一個敬事太監前行打嚙，轟人開道。御前帶班的、小太監等攙扶萬歲爺上了轎，隨侍等處首領、太監等蜂擁著大轎，一直至太后宮，到殿院下轎。此時太后已然在大殿次間床前梳頭，殿內小太監向太后回話：『奴才萬歲爺上來啦！』殿上太監開門，太后扭身端坐。執事房提黃墊的太監將黃墊端正，鋪在太后面前，皇上向前跪安，先說：『兒臣請皇太后安。』起來側身在皇太后前曰：『皇爸爸夜間睡得好吧？昨天晚上膳皇爸爸進得可口吧？』太后也很客氣地答言『很好』。問皇上近來身體好不好，有沒有凍著、熱著或累著，吃大夫的藥見效不見效（因皇上素日體弱多病），皇上隨口答之。太后說『皇上歇歇去吧』（日日不改口的兩宮應酬話，聽之似不厭煩。）皇上說著『是』，倒退出殿。東配殿就是皇上的御座房，看摺子，批摺子，靜候奏事處太監報告。軍機大臣上來啦，太后出殿乘轎頭走，皇上乘轎在後邊，兩宮侍從擁護在後。以上所說是光緒皇帝、慈禧太后勤政的事實。」

前代的皇上都是聖明之君。據前輩太監們所傳，沒有一位無故臨時怠政的皇上，宮內督總管管理四十八處，就是前明宮內府。它的機關名敬事房，分三事：曰滿洲案，須懂滿文；曰隨侍案，報差回話聽差，侍候總管；曰下司房，管全宮庫所。所管的處項各有專司，統統的有互相聯繫，互相監視。例如在養心殿坐更（養心殿，皇上所居），隨侍處大總管、首領、太監，各有固



定的地處，各有固定的人數。上安牌子，敬事房有賬。侍候皇上的御前太監有一兩班人。大帶班的帶一班御前小太監值晝夜。完畢，換二帶班的所管一班御前小太監。兩班晝夜輪流更換，夜裡坐更的地點在養心殿明間丹陛下。皇上寢宮限內是后妃坐更的地處，沒有太監坐更。宮中現行則例，太監不夠身份者不得與后妃或宮女無故交談。關防之嚴，犯之則獲罪。我有時向吾先師馬公斌亭詢問：「充當一位后妃主子，怎麼這樣不隨便呢？還不如一富家翁的太太呢！」先師嗔之曰：「傻子，你才明白：你須向太監兩字尋求滋味。不如此，皇上家單用我們這類人幹甚麼？」到如今我想起此話，真是有理。

三

我在宮內當太監，由光緒甲子起至民國十三年甲子止，將近二十五年^①。這不滿的二十五年中，侍奉慈禧太后八年，侍奉隆裕太后六年，侍奉端康皇貴太妃十年。民國十三年秋，端康皇貴太妃八月賓天，在壽康宮停靈。九月，馮玉祥逼宮。我隨宣統帝及端康娘娘的靈柩出了宮，回到家中，少為喘息。追思以往，我慚愧固當慚愧，然此二十餘年的工作，似有光榮自慰者。我欲坦白的，將自己的我，告知世之仁人君子。

^① 根據下文自述，信修明正式入宮當太監的時間應為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年，壬寅），出宮時間則為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年，甲子）。若從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年，庚子）他決定進宮當太監算起，時間將近二十五年。



我是給孔聖人作過十年揖的，沒有出身的書呆子。立志尚不凡俗，醫卜星相皆通。恨我沒戰勝窮神。年十五歲，先父見背。床前遺囑守業、求名、養母、教弟，結果沒有辦到。曾投考水師學堂，又考太醫院，有阻撓都失敗。年二十三歲，不惟家無隔宿糧，債主要謀買祖墳見逼，我憂愁的每欲投河了此一生。為兩位母親在堂，一妹妹、三小弟皆幼小，有妻生一子，不惟不忍拋掉他們，也不肯違了先父床前之遺命。在萬無辦法時，想起有一太監表兄張海波。御製名字，慈禧太后叫他謙和，自十一歲侍奉太后，得掌案太監五品頂戴之職，在李蓮英之次。我想做一個人來，有大任在身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聖人皆有此言。做一個大丈夫，難道就這樣窩窩囊囊的生生困死嗎？

光緒二十六年春三月，決意自己當了太監，
《易》出「或躍在淵，無咎」，竟不知淵是苦海。我



張海波

的災難正是方興未艾，偏偏的拳民大作，到了七月二十一日，光緒帝奉慈禧皇太后命避兵西巡。我聞信，能說不痛哭流涕而動心嗎？想那佛經上說的話，苦海無邊。到了此步田地，我還要沉下心去，研究研究苦海的邊際有沒有啊。到後來有人說兩宮到了長安，我樂得了不得。再預備到長安投隨扈當差去。盼到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初，由家結伴走洛陽，進潼關，到西安，兩千里路走了整二十天。及到了長安城內，趨至行宮，我去見表兄張海波，誰想得到，我那佛心的表兄，他不欲招待我呢！苦也。幸而有另一表兄照顧我，我得暫住在行宮外邊。我的表兄張海波對我沒有意見。他是老實，不敢多事，也是我命中所造災難未滿。這另一表兄名張六，是一後投扈的窮太監，特別照顧我。我住在他的「他坦」^①裡。

每日無事，吃完了飯，在長安熱鬧有名的地處，大雁塔、小雁塔、八仙庵、城隍廟，郊外王三姐的寒窯去逛逛。熱鬧的人市在行宮前頭。牌樓底下賣吃食的小販最多。我方到了長安時，賣人肉丸子的一案正在吵嚷。我因不貪賤，不上牌樓底下去吃飯，我去到哪裡呢？我問本地的人，他們說，我們此地三年大旱，寸草不生，餓死的人太多了，幸虧太后老佛爺跟光緒爺到此，放了三回賑，人民稍微緩緩些。誰想到，我們此地冬天的雪很少，下雪也下不大。去年冬至月，連降三天大雪，凍餓而死的窮人太多了。富人無故死不了，窮人死了無人埋，抬到城外，向護城河邊

① 「他坦」源於滿語，指太監的休息處及辦事處。



上一扔，就無人管了。那些忍心的匪徒弄了人肉來，賣人肉丸子，有人吃出指甲來。一個詐語，賊人心驚一跑，才犯了案。我聞言皺眉道：「太殘忍了。」他接著說：「這還算殘忍哪？公公把兒媳婦給吃了，犯了案還不算奇怪嗎？因為兒子出外，公公將兒媳賣了，兒媳婦上吊死了。公公將她的肉刮下吃了，犯了案官家定罪給殺了。」我說：「今年年景怎樣啊？」（五月說話。）那人笑著說：「哎！阿彌陀佛，今年可好了。太后老佛爺、光緒皇爺帶了福來哩。陝西省的麥子普收，新麥子都上市了。老爺（稱太監），我們此地如收成一年，能夠三年吃的。富饒的關中，其他省是不能比的。聽說和約成了，不久要回鑾，我們此地人統統的不願意他回鑾，離開西安省。長安是歷代帝王都，東有峭函之險，那些洋鬼子絕不敢過來，我們此地的老百姓要聯合起來，去見巡撫升允，攔駕不讓老佛爺回北京去。已然有此動機了。」我聽了這些話，也不高興離開他們了。

到了七月末，真個的聽見有回鑾的信息。我表兄張六哥跑了來叫道：「翰臣表弟，你預備預備，老佛爺有信回鑾了。我向掌案的（張海波表兄）說了，讓你給押行李車，叫我沿路照顧你，有事咱哥弟倆隨時聯絡。」果然八月十八日，凡隨扈的車馬集中在校場（前代宮殿廢墟），我押的張海波表兄的行李車是一席篷車，裝著兩箱子（他現用衣服鋪蓋載在他隨侍的轎車上），我把自己衣服被褥鋪在箱子上。沿路上有燈籠，支應局領的蠟燭，通夜點著。我愛看書，路上也不覺寂寞，也不覺累。一路上看完一部《東周列國》，一部《聊齋志異》。白天在路上領略些關山險隘、風土人情。八月二十三日夜中走前站起營，聖駕次日動身。路上形形色色，有記載的必要。



那長安的老百姓對於聖駕，多是戀戀不捨。在路旁跪著燒香的，念佛的。多半婦女、紳士們在御路旁擺上一張桌，桌上有茶水，有乾鮮果品或點心四盤。桌上插一面小四方旗，上書某縣某村生員某某，桌旁放一跪墊，預備聖駕到來跪接磕頭。有的是看熱鬧的老百姓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都是面目黎黑，穿件新衣，領男攜女，一隊一隊由幾十里地奔到行宮來看太后的。慈禧太后、光緒爺每每把轎簾打開，叫百姓觀看。在長安早預備下老人的銀牌子。太監總管崔玉貴專司發放老人牌子的牌子。那些七八十歲的老民都可以得一枚銀牌子，是千百年不遇的光榮。真有得過一枚銀牌子的老人，又連夜趕下數站，希再多得銀牌。此種老人甚多。在聖駕未到之前，行宮左右一群群的老百姓街談巷論，異口同聲地說：「大



慈禧回鑾時受過「榮寵」的百姓



清家愛民，實在德厚」。（義和團之口號「保清滅洋」，乃赤子之心，不能盡作妖言看。）單有一種投機說書的藝民，在人多的地處擺場子說大鼓書，說光緒爺私訪，有來有去，真透新奇。藝民一站一站的連夜趕檔子，無非欲多掙錢也。又見了些在各站（尖營、行宮）辦差人員，候補府道縣班子都有。他們這些人，不客氣來說，都是吃太監後腦勺的好手。在路上公開講：某某老爺（稱太監）跟我最好，他在老佛爺駕前是最紅的人，有甚麼事情我都能辦。官場現形，言之可恥。咳，大清國至此，我能不長太息嗎？

我頭一站住臨潼，沾著皇恩到溫泉浴池洗了澡。次日從華陰的尖營遠遠望見華陰仙掌，神為之馳。哎呀！快出潼關啦，回北京啦！母親不知怎樣盼我呢！（她的難過我是知道的。我離家時，在親戚家借了銀子二十兩。到長安後剩下十兩，有回鄉的人，託他帶回家去交給母親，減少她的困苦。）及過了潼關，離不開說書的那句話：曉行夜宿，一路無話。（哪能無話，不緊要的話少說點也就完了。）

非一日到了洛陽（在洛陽住了多少日我都忘記）。在洛陽逛龍門，隔河大香山為洛陽名勝。到了洛陽，我張六哥怕我長途天冷，用三十元大洋給我買了一件羔皮的皮襖。我不要，我說：「母親尚沒穿皮襖，我如何能穿？」六哥說：「以後上了路恐怕你受不了！」一再的勸說。結果，他用十元錢給我買了一件老羊皮的皮襖。很萬幸，據他人說，較羊羔皮暖和得多。一路上在露營中車上睡，我太得實惠了。



在洛陽駐蹕□日，□月□日起駕到汴梁。汴梁有信陵君祠，姓信的是他的後人，我哪能不去祠堂拜謁參觀？偏我想起《千家詩》來，高詠「曾為大梁客，不負信陵恩」。旁觀者咸以為稀奇，他如何知道我心中思念張六哥對我的好處，縈念不忘呢？我六哥在聖駕回北京的前夕，得一暴病死去，嗚呼哀哉！生我父母，知我鮑叔。我雖對他侍生送死立碑還債，至今書此，我的眼淚在眶中。

聖駕在保定慶祝萬壽，住了一個月。我們的行李車早回到北京了，我住在張海波家中。給張六哥辦完了喪事，有人告訴我，此後皇上家為了和約的條件，不招募新太監了。苦也！心中叫苦又橫住心，且看一看一個人究竟怎麼死法？不久有人來告知我，張海波表兄將我薦在孚敬郡王府（九爺府）當差。

二十七年十一月到府中認差，教郡王之孫女岫格讀書，上下待我甚好。因我通相術，各府王公及王妃命婦、格格、阿哥、與府中有來往者，多叫我談談相，聲價日高，方知書內有黃金則不虛也。在九爺府當差六個月，教岫格念了《許氏三種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等五本小書。

聞言宮內有變通招募太監之議。凡為太監未入旗檔者，准頂逃亡太監之名，投慎刑司交進承差。我不得已離開九爺府，找朋友代為辦理。用銀二十兩買了名字叫張獻喜，認旗投司（清朝制度，凡為太監者，須入內務府三旗管領掛檔）。投司時，尚須取得供詞。問：「張獻喜，你為甚麼事逃走？」答曰：「外邊剃頭回來晚啦，怕捱打逃走了。」（同一供詞。）問：「逃走過幾次？」曰：「一次。」（一次板責交進；二次罰南苑吳甸喂馬三個月，再交進當差；三次罰黑龍江與官兵



為奴，三年已滿，回來交進當差。）皇家制度如此，絕無自供二次三次者。自供都說逃走一次，官家恩典，也不責打。行杖是某太監。因剃頭未回，自己悔過投司，責打四十交進當差，官樣文章也。

我於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，由慎刑司冒名張獻喜，頭頂著刑事，進入了皇宮，酸心哉！至今將父親給的名字，為了吃飯給混丟了。想我先父命名信連甲，心高愛子之心，古今同情。師友送號翰臣，都是希望我上達。誰想得到我這樣無出息，改了姓名當太監，慚愧無比，徒呼天一聲，在暗地裡掉淚而已。天可憐我從此不在深淵，大有飛龍在天之象。惡運已去，泰運轉來。交進日，上人見喜，慈禧太后將我派在寧壽宮壽膳房侍膳。未幾，又轉在本宮司房。司房是管銀的處所。靠山的有柴燒，靠水的有魚吃，在司房吃銀子總比在膳房吃剩菜剩飯強得多。我想官場中人，古今概括說，多是為了銀子，不犯法的是好手。我當一個太監，捨身拋家，犯著財迷來的，還有別的話說嗎？然而，我的財迷心是有限度的，是守規矩、知自愛而本分的。夫子溫良恭儉讓，我如何比得？吃虧讓人，埋首苦幹，我是做到了。

因為我通星相易卜之學，各王妃命婦不斷進宮朝見太后，她們對太后說，張太監會相面算卦。太后聞言，即將我傳進殿去算卦問卜。太后用手絹包上一件玉暖手，作射覆之戲。我跪在地上畏畏瑟瑟，用六壬金口訣測中是一玉器。太后大笑，一抖絹子說：「他真是神仙！」我聞言，惶恐無比，不敢作聲。太后自知失言，當即令我出殿下去。殿內笑聲不止，我甚害怕，不一定





慈禧太后



懼怕太后，恐招上級之忌也。從此太后給我起了一個小名兒，全宮的太監無論大小都呼我「神仙」，或「神仙張」。本來我是一個不開竅的書呆子，群眾起鬨叫我神仙，我就紅了臉。天長日久，我也不在乎了。老佛爺及上差總管、首領等有事，告之聽差的太監：「去叫神仙去！」好像神仙兩字成了我的官名。太后有時用我寫幾個字，或進殿有其他工作，沒有不得賞的。有時其他殿內有果子餠盒子，叫殿上太監搬來賞我兩盒或一盒。我磕頭謝恩，心裡想：太光榮了。到了下面我都分給同人吃了，同人們還不樂嗎？

當上差的總管首領、有角色的人們，時常找我相面算卦。我自己身上帶的土物，拿它來應承事，太方便了。因此，在宮內二十餘年沒把信先生三字扔了。除去傳上差，就沒有人敢叫我一聲張獻喜的。

四

我初見太后是光緒二十八年，太后六十七歲。她的頭髮已然脫光，剩下耳後的幾根頭髮，腦袋成了禿瓢了，當頂黏著一個頂花。梳頭時，像戲子梳妝貼頭髮片子。不這樣她就是一位禿老太太。雖然這樣，她的精神很好，兩道眉有神采，一雙眼的眸子光亮如星日，誰也不敢向她對對眼光。她若在朝上對軍機大臣說話，溫和可親，其神態則顯出不可侵犯的樣子，有權有威。作為政治的中心四十餘年，能用曾、左、胡、李四大名臣，中興天下，駕崩後各儒臣評論慈禧太后功多



過少，德宗（光緒）功少過多，誠正論也。

她的正氣嚴峻，都在她氣魄不雜上。她怒，則打太監、媽媽、女子；喜，則打老實糊塗人。

張表兄海波，捱了半輩子打，太后並不厭他，恩寵至老不衰。然海波對太后也不怒，亦是難得。太后不打新太監，不打司房的太監。我侍奉了太后八年，不曾受過責罰，得的好處最多，這並不一定是我能當差，大半是沾了識字的光了。

寧壽宮是慈禧太后宮殿之總稱。她昔年住過儲秀宮、長春宮，都是在同治及光緒幼年的時候，有護持的責任與垂簾的任務。同治及光緒大婚禮，兩次遷移在慈寧宮內壽康宮。慈安太后同時遷移在慈寧宮內。（清朝定制，皇上大婚後，太后及老妃嬪等，都遷移在慈寧宮內之別所，名曰壽某所。東老佛爺、西老佛爺的名稱就定於此時。）皇上每日早晚兩次到太后宮請安，先東後西，不能有錯。慈禧太后住海的殿上，總名稱豐澤園。太后住儀鑾殿（即今之懷仁堂），她每月朔望在純一齋聽戲。純一齋是水座，萬壽時十月現搭暖台。（住海的殿上一班太監，分名曰豐澤園殿上、寧壽宮殿上。太監一塊當差，兩統系辦事，故凡慈禧太后所居，如頤和園樂壽堂，當殿的太監通稱寧壽宮殿上。）太后住寧壽宮，前殿曰養性殿，中殿曰樂壽堂，後殿曰頤和軒，聽戲在閱是樓正殿（台名「暢音閣」，匾曰「普天同慶」）。住頤和園，聽戲在德和園，聽戲的正殿曰頤樂殿。我在司房專管慈禧太后所排的太監戲普天同慶班。這個差使很複雜、很吃力，不好當。尤其戲子難鬥，因在社會上出名，若太監學了戲，說不清是怎麼回事，也是非常的淘神，大人物



有大脾氣，小人物有小脾氣。在我之前有三個在後台排戲管提綱的太監，因為難，逃走為民了。前者小辮張曾說過，這些因戲上升的小太監們，就是會盜佛藏。然而也不盡然。張海波，太后打死他，他也絕無怨言。其他太監不驕傲而得福者也多有其人。

管提綱的任務是在案子上寫戲本。一齣新戲，總講須寫三份：一本上交，太后看戲時按本聽看；一本交管戲的總管承應差使；一本存司房留底案。凡排一齣新戲，須有提綱，畫成格式，上邊一幕一場的寫著戲中人名、演唱的人名。臨開演之前，先把提綱掛在後台，管提綱的一個個催他們來扮戲。在未唱之前，固當與後台的老闆（明心劉、小辮張）聯絡，問新戲排練得熟不熟，固定了某日承應。每月尋常時朔、望兩天戲，年節有年節節令戲，五月初午有端午的節令戲，八月中秋有中秋節的節令戲，萬壽節有萬壽節令戲，佛道日有佛道日的節令戲，七夕有七夕的節令戲。如元旦日之如願迎新，除夕之應受多福，正月初二日財源輻輳，四月初八日佛旨度魔、魔王答佛，端陽節闡道除邪，中秋節天香慶節，七夕日鵲橋秘誓，六月十九日羅漢渡海。六月二十日光緒之萬壽節及十月初十日慈禧萬壽節，皆唱萬壽無疆，點綴節令。

以上所舉之戲劇事，為昇平署所管。

昇平署分兩事。前昇平署管禁內之樂，都是太監承應。內廷之笙管歌頌之事，與禮部太常寺承應樂差不同：他們不能在內廷應差，皇上出外之禮樂，用太常寺，不用昇平署之太監。後昇平署管內外兩學之戲子唱戲。內學為太監，所唱的戲都是崑腔或高腔（乾隆御製者，為當時翰林



儒臣所編作，皆是文章，俗人難懂）。外學是外邊的戲子，由光緒二十年太后慶六十萬壽的時候，有人提議，太后年已六十歲，功高德重，晚年是享福養性的時候，藉慶萬壽節，命昇平署傳外邊唱皮簧的名戲子進內承應供差。因以教習的名目，隸昇平署吃錢糧俸米，與太監同（歷來太監無俸米，因昇平署是吳應熊駙馬的舊邸，自作了昇平署，遺下的一份俸米賞給梨園太監們享用。到後來，傳進外戲子為教習，他們共同都吃上俸米了）。

昇平署有總管，有首領，有太監，有錢糧處，有寫字人。俗稱昇平署曰南府。南府的統系與宮內不一樣。因南府太監是有藝術的統系，有師徒授受的關係。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、外、小生、小旦、貼、老旦，十門雜角。各門中，有師傅，有徒弟，有師爺，有徒孫，有繼承財物權（宮內的組織僅師徒兩輩而已，沒有傳統關係，在一處當差，不能不分個大小就是了）。南府太監欲逃走不幹了，走到哪裡也脫不開（宮內則不然，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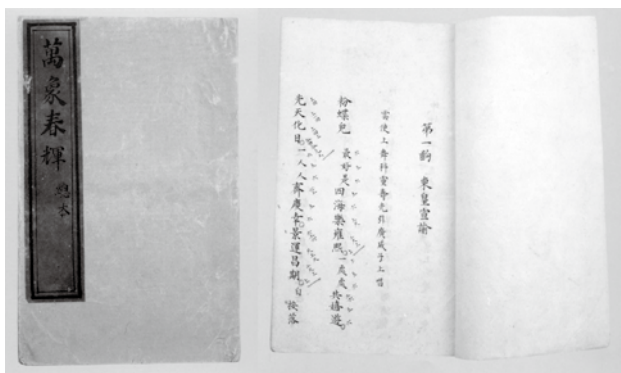
昇平署劇本《胖姑》



個太監能活動，欲吃哪個處項都沒有擋）。因他們有藝術，受著桎梏，終身不能有其他活動，而被埋沒者有之。

南府供的神曰「翼宿星君」（童子像，即老郎神）。南府有祠堂，內供奉孝聖皇太后（乾隆生母）之影像。每年有戲的日子，南府中人先上交一個戲單，是他們所擬的戲（官樣文章無用）。後又把戲單交司房，須司房管提綱的人再另做公事，回管戲總管的話，管戲總管再重新擬戲。擬完戲，司房寫一份戲單，敬候奉聞。有戲之前夕，管提綱的抱定本匣，尾隨著管戲總管，總管接過戲單，上奏太后。太后看了戲單，不一定滿意，就向總管鬧脾氣。總管受了氣，就衝著管提綱的撒氣，非打即罵，大大監管小太監，有冤無處訴。這是管提綱的對付上級之難。

再說下頭後台的人們，更難對付。明心劉老闆及小辮張老闆，都是通情達理的老太監。假如不會對付他們，他們瞪眼就是官事，小則他嘴裡罵罵咧咧，大則他



昇平署劇本《萬象春輝》



們見老佛爺，見總管，都能找個面子，通通惹不起。那些學戲的太監沒有不驕傲的。比如他們會的戲，不提拔讓他們唱，他們一定有怨言，若唱了得了好，也是有怨言，這是一個不好對付的事。那些打雜的太監，龍套、大凱、鐵鏈衣、老虎豹子、大纛旗、丫環的彩鞋子，以上的角色，在戲中不算甚麼硬角，然少一個也不成。尤其他們更淘神，有時候戲上了場啦，他們還沒有露面，假如攔下場，管提綱的須負責任，他只得到衣箱上，早早地把行頭替他穿上，先盯一場，免得受杖責。管提綱的太監因以上的難處，咸視為危途，能活動的，想法子轉個別的差使，不能活動的就得逃走。為此逃走的人太多了。此事臨到我身上，我無辦法，只得順其自然搞下去。我曉得以上這許多困難，先自己作一盤算，向司房上級的人們用了一條微妙自高身價的計策。

我自己本是財迷腦袋、窮怕了的人，還須裝出不是要錢要份的樣子。那上級的首領大師傅自然將我的權利放大，還要不過於拘束我。我有了充足的銀錢，能孝母教弟，就打起精神再努力工作，阿彌陀佛，孰道苦海無邊？從此，我看見邊際了。在太后駕前管戲的一位總管，唱武老生，又是侍候太后多年的老太監，是有名的糊塗蟲。一有了戲，他怕呈遞戲單。若他作了敝子，專會對管提綱的鬧氣。我因對付他，在唱戲的戲子上用點功夫，在太后的看戲心理上用點工夫，掐準了唱戲的時間或太后看戲的時間，或晝寢或出殿遛彎兒不看戲的時間，都得留神。類如太后愛聽汪桂芬、譚鑫培、楊小樓、王桂官、陳德霖、王瑤卿、楊小朵的戲，要把戲單上時刻掐準了，須在太后傳膳的時候，或在殿內遛彎兒的時間。請太后過足了戲癮，是沒有錯的。假如把時間弄錯，太后一定不



編後記

太監在中國已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，太監制度的消亡則只有百年的時光。這個特殊的群體多源自飢民，由於生活所迫才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。歷史上留下美譽或惡名的太監屈指可數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，都屬於社會上的「草根」階層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已逐漸淹沒於歷史，淡出了現代人的記憶。

《太監談往錄》係多名晚清太監回憶錄的合集，包括《宮廷瑣記》（信修明著）、《清宮太監回憶錄》（馬德清等述、周春暉記）和《太監往談錄》（耿進喜述、朱家潛記）三個部分。內容多為身之親歷、目之親睹和耳之親聞，從各自不同的視角，記錄了作者的太監生活及相關的宮廷見聞。雖然他們在清宮的服役時間、服務對象不盡相同，文化程度、思維定式各有局限，所述內容或多或少與事實存在誤差，但由於都是作者的親歷親聞，在很多具體問題上卻可以彌補史料之闕。將一個個零碎的細節連綴起來，呈現給讀者的便是一段鮮活細膩、有血有肉的歷史。

其中，《宮廷瑣記》作者信修明先生，讀過十年書，曾娶妻生子，後報考水師學堂和太醫



院未果，為了贍養母親和年幼的弟妹，才進宮當了太監。他先後服侍過慈禧太后、隆裕太后和端康太妃三位女主，時間將近二十四年。一九二四年，溥儀被驅逐出紫禁城後，才隨端康太妃的靈柩一起出宮。其後，他住進了京西褒忠護國寺並且擔任住持，又發起成立「恩濟慈善保骨會」，致力於救濟失業太監的公益事業，對無家可歸者「生養之，死葬之」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，政府徵用護國寺土地，建立八寶山公墓，信修明被安置在城內北長街與隆寺安度晚年。

在清宮太監中，信修明屬於少有的「文化人」，加之善於觀察，留心世故，耳濡目染中積累了大量「清宮秘史」類材料。在擔任褒忠護國寺住持期間，他又對這些材料進行初步整理，寫成了一部名為《宮廷瑣記》的回憶錄，對宮中相關的人物、事件、制度，以及帝后、臣下、太監等人的生活細節，都進行了比較生動、詳細的記述。

作者自稱「是一個講求真理的人……要直筆記事。出奇的無有，偏僻決絕的不敢下筆」，以求「千百年之後，做一鐵石般的信史」。從整體上看，內容除了「因目睹親歷時間不長，所經過宮廷之事實未免不廣」，以及由於理解、記憶之誤，或因太監們的口口相傳而與實際存在一定的出入外，尚未發現隨意編造的成份。其中不少細節甚至鮮為人知，對於還原歷史的真實，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。

例如，書中兩次寫到慈禧的頭髮，其中一處這樣描述：「慈禧之頭面，向不易梳。四十歲之後，髮已脫落，僅存鬢邊和後腦短髮，修飾惟仗技巧，否則儼然一位秃老太太。太后喜莊嚴，



頂心一束假青髮，是紅膠泥黏的，兩邊貼的是髮片。大兩板頭，為滿洲之官妝，最怕碰脫，極須小心。」

這條記述，初讀起來似乎有些荒誕。因為從慈禧六十九歲時拍攝的照片看，她頭戴大拉翅，黑漆漆的頭髮梳向兩邊，沒有一點「秃老太太」的跡象。不過，照片也存在疑點，就是這個年紀的人為何不見一絲白髮？而結合其他史料，我們則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：慈禧從中年開始便出現脂溢性脫髮，為此她多次徵詔各地名醫進行醫治。御醫們除了從「溫腎補血」開始調治外，還研製了不少洗髮、護髮方劑進行養護。後來，慈禧仍因掉髮嚴重而苦惱不已，於是設計了帶有假髮的「大拉翅」，以掩蓋其頭髮稀少的缺陷。編者還就此問題請教過曾經整理慈禧內棺、親手為其遺體進行重殮的徐廣源先生。據徐先生介紹，慈禧頭髮為「花白色」，但「並非黑白相間」，而是兩鬢、腦後的短髮多為白色，頭頂則主要是長長的黑髮，偶爾夾雜一些較短的白髮。慈禧過世時的年齡是七十四歲，這樣的「花白」頭髮的確值得懷疑。當然，最終判斷她是否戴了假髮，可能還需要條件成熟時進行一下DNA鑒定。

通過以上分析，可以發現信修明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。當然，慈禧脫髮雖然是實，但到底「秃」到甚麼程度？由於信氏畢竟不是她的梳頭太監，所記可能或多或少與事實存在出入。

又如，慈禧為健身而食人乳，亦見於其他記載，應該確有其事。但信修明敘述的挑選奶媽的方法卻很特別：「選乳之法是把乳擠在盤中，放在太陽光下曬之，有曬成血水的，有曬成泄



渣而腥臭的，惟有曬乾後白潔如脂者方可入選。」此事現在看來似無科學根據，當屬耳聞，而非目睹。

再如，書中寫到光緒、慈禧的性格，作者則有這樣直白的描述：

「光緒性躁而口訥，每動怒，額筋浮露，口不能言。聞平壤戰敗，氣憤不能自持。」

「慈禧皇太后之威嚴，皆在眼神，平日直如日電，無人敢對其光，聲音亦宏亮。每朝見群臣時，靨顏寒暄，令大臣之心情有意外之感激。初見面，必問大臣家中日常之瑣事……令大臣等幾乎忘記是在朝廷之上。言談之間，忽然辭鋒轉變，眼光灼耀，問某一件事情：『你們辦的怎麼樣？』此一問往往令人答之不及，不由汗透衣褂。」

二人的脾氣、秉性躍然紙上。若非長期接觸，很難描寫得如此活靈活現。

而談到太監本身，信修明則彷彿心在滴血，字裡行間充滿了痛楚和無奈：「我是過來的人，為了過去、為了現在、為了未來，日念陀佛三千聲。今生不如人，希望來生脫此苦，並希望窮神爺爺別儘跟這類人開這種不人道的玩笑！」

當然，由於《宮廷瑣記》係作者遺作，原書錯訛較多，編排亦顯混亂。收入本書時，編者進行了重新標點，訂正了部分文字疏誤，對某些不甚準確的內容加以註釋說明。同時為方便讀者閱讀，在確保作品原貌的前提下，對原作內容進行了相應的歸類、整合。

由於歷史及文化素養等原因，清代太監撰寫或口述的作品並不多見。《太監談往錄》則試圖



通過對其中大部分內容的整合，向讀者推出一本相對完整的太監回憶錄作品集。明代劉若愚的《酌中誌》是歷史上唯一一部太監著作，已被史家公認為信使。至於本書的價值，還需仁者、智者評說。

左遠波

二〇一〇年五月於紫禁城



編後記

三〇九